

谦庐随笔

〔日本〕矢原谦吉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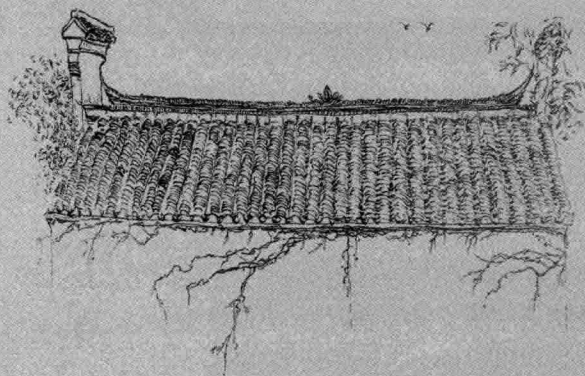
刘洪强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庐随笔

〔日本〕矢原谦吉 著
刘洪强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谦庐随笔 / (日) 矢原谦吉著; 刘洪强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447-5297-8

I. ①谦… II. ①矢… ②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8710 号

- 书 名 谦庐随笔
作 者 [日本] 矢原谦吉
译 者 刘洪强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苏雪莹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5.75
字 数 21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297-8
定 价 29.80 元
-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译者序

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，各色人物在自己的舞台上，进行着各自不同的表演。一位来华行医的日本医生，亲身参与其中，同时又作为旁观者，对这一切进行了见证。

这位医生名叫矢原谦吉，曾在德国学医，学成之后，应友人之邀，到北京行医。由于医术高超，且为人宽厚，渐为京城人士及旅居京城的人所称道，不少军政要员、富商显贵也前来求医。以诊病为媒，矢原结识了不少当时中国的显要人物，有的甚至成为至交。由于交际甚广，矢原了解到不少那些达官贵人鲜为人知的秘闻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矢原移居德国，后又移居美国，闲暇之余，写下本书。

本书所述，或为军政要员的趣闻轶事，或为文人雅士的风流传说，或为某地的风土人情。当时请矢原看病的，有不少军阀或政要，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，矢原见识到了他们在公众场合背后的生活及嘴脸。如冯玉祥的伪善多变、吴佩孚的自高自大、王克敏的断袖之癖、秦德纯的虚与委蛇、萧振瀛的沽名钓誉等，这些都是普通人难以知道甚至难以想象的。其中记述的某些事件，还可作为史料的佐证，如张宗昌死于韩复榘指使的刺杀。对于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人，书中也有一些记述，如土肥原曲意逢迎反日人士等。

矢原谦吉对中国文化非常仰慕，曾和当时文坛上的许多著名人物有过密切交往，如《大公报》记者张季鸾、文学名家张恨水等。从与这些人的交往中，矢原得知了诸多报界或文坛趣事。闲暇之余，矢原还经常出游，见识了中国许多地方的风土人情，如四川的“棒老二”

和哥老会，川中水手不救溺水之人等。

作者在写作本书时，并没有上升到历史高度，而是以闲谈的角度来写，语言幽默，不乏打趣式的点评与讽刺。而在记叙友人时，不时流露出对友人及中国的思念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真性情。

作者以一颗平常心和旁观者的视角，向我们描述了民国百态。阅读此书时，我们不妨也抱持平常心，将其看作“民国之趣事，正史之补充”来感受。

矢原谦吉这部作品，除了我们这个白话文译本，在中国还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香港掌故月刊社 1974 年出版的，一个是内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，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有所删节。我们的版本对以上两者有所参考，在这里表示谢意。

前 言

我现在已经老了。移居到这异国他乡^①，转眼间十年过去了。人声扰攘，车马喧嚣，机器轰鸣，噪声隆隆。即使有登高望远、倚窗饮酒的兴致，也都被这些噪音败坏了。每到这时，我就越发怀念在燕京时的住所，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去看一看！

还记得一九二六年，我从德国留学回来，好像一头刚出生的牛犊，不久受到山本医生的聘请，在燕京^②行医。从年轻时候到六十岁，我所治疗过的病人，岂止几万人！而我的知心朋友，也多半都是中国人。只因为战事紧张，朋友们都离散了，我也匆忙地跑到了欧洲。从那之后，就没有机会再回到我的第二故乡。我虽然结婚比较晚，不过幸好有一个儿子。不知道将来能不能继承我没有完成的事业，读我的那些书，打理我的旧居，给我老朋友的子孙们看病。

我虽然每年都要到天南海北的山川去游览一番，但还是留在燕京的时间最多。这些年下来，西北军、东北军、晋军里的人物，前清的一些遗老，甚至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时的各路名流、达官贵人，比如冯玉祥、张学良、宋哲元、鹿钟麟、秦德纯、傅作义、商震、万福麟、楚溪春、张自忠、冯治安、潘复、张璧、袁良、王克敏、王揖唐、齐燮元、高凌霄、雷嗣尚、林世则、鲍毓麟、管翼贤、张季鸾、胡霖、曹谷冰、王芸生、溥儒、李蘧庐、张恨水、陈宝琛、余叔岩、吕咸、

① 中日战争爆发后，作者遭受日军逼迫，不能继续在中国行医，无奈之下移居德国。希特勒上台之后，他又移居到了美国。

② 指北京。燕京多在一些古籍中用为北京的别称。

李思浩、孙奂仑、贾景德、徐永昌、丁春膏、曹汝霖、萧振瀛、溥伉、韩复榘、孙连仲、孙殿英、石友三、庞炳勋、何遂、胡适、周作人、傅斯年、郑道儒、饶孟任、吕复、何应钦、孔祥熙、陈二庵、张之江、赵守珩、德王、王正廷、刘郁芬、宋良仲、刘汝明、薛笃弼、何其巩、程克……他们中有些我通过治病认识了，有些成了我的熟人，有些则成了我的好朋友。每次在灯光下，回忆起那些往事，就好像发生在眼前一样。到现在，那些人或者是很久没有联络了，或者是已经与我阴阳两隔了。人生就是这样的，真是让人悲伤。

得了一场小病之后，正好闲着没事做，喜欢提笔写一些以前的事情，虽然有时写有时停，但是也能积少成多。等将来我的子孙遇到了我的老朋友们，也可以拿来作为话题。同时，也是为了告诉我的那些中国朋友，虽然我和他们相隔万里，但是片刻不敢忘记他们。

目 录

译者序 / 1

前 言 / 3

冯玉祥不擅长用人 / 1

陈宦至死不剪辫子 / 4

何遂文武双全 / 6

吴佩孚自傲自大 / 8

王克敏没有原则 / 11

段祺瑞生活简单 / 13

张季鸾喜欢开玩笑 / 16

张恨水脑袋和酒量都大 / 18

“大酱”材万福麟 / 21

冯玉祥信口胡说害死樊钟秀 / 23

“燕子”李三 / 25

“现世报”和“眼前报” / 27
何应钦“妻管严” / 30
克里大夫仁心妙手 / 32
日本人在北京 / 34
商震金玉其外 / 36
人人都爱自己的国家 / 38
宋哲元的智囊团 / 40
林世则胸怀宽广 / 42
李筱帆掌掴萧振瀛 / 44
“多愁善病”的宋哲元 / 47
矢原大夫明事理 / 49
长谷川豁达幽默 / 51
“美食家”吕咸 / 54
“反日丹”畅销 / 57
庸医戕害人命 / 59
冯玉祥优待段雨村 / 62
冯玉祥支持陈、刘联姻 / 65
宋母过寿豪华宴 / 67
秦德纯有谋略 / 70
张恨水笑解“凯旋餐” / 73
“相气”的相士 / 76
“财神”庸俗不堪 / 78
“财神”府艳事频传 / 80
丁春膏品格高尚 / 82
冯玉祥善伪装 / 84
颐和园避暑 / 86

萧振瀛残害爱国青年 /	89
巨贪萧振瀛 /	91
张学良抓捕丁春膏 /	94
冯玉祥“穷”，李德全富 /	99
土肥原讨好反日人士 /	101
日本侵华的三系 /	105
孝子何遂 /	108
李作滨富有文采 /	110
王克敏“断袖” /	112
胡八爷性格耿直 /	114
金漆马桶盖 /	117
胡八爷因闹致死 /	120
段雨村论天下英雄 /	122
“中国土肥原” /	125
晋军诸将的别称 /	127
孙承烈救危扶贫 /	130
德王评价日本人 /	133
准遗老像 /	137
暴虐的褚玉璞 /	140
粗俗的庞炳勋 /	142
汤玉麟与《去思录》 /	145
大刀宗师孙承烈 /	149
石幺三、幺二三 /	155
孙殿英信守承诺 /	158
高桂滋重文轻武 /	160
商震是常败将军 /	162

朱子桥遭小人 / 165
学生景仰关麟征 / 167
何遂不拘世俗 / 169
何遂宏论 / 173
吕咸评价杨永泰 / 176
张善子床前养虎 / 179
“财神”的妻子儿女 / 183
出诊天津 / 188
“大舅子”潘复 / 192
萧振瀛到处结拜 / 195
萧振瀛因“尿”丢官 / 199
鄮轩唱随集 / 203
朱、楼的悲哀 / 207
饶孟任教唆女人 / 211
谢道智两面逢源 / 215
某将军采补 / 218
桓侯庙奇遇 / 221
川省佃户不堪重负 / 227
川江水手见死不救 / 231
三个人堕马的疑点 / 234
张宗昌死亡之谜 / 239

冯玉祥不擅长用人

冯玉祥并不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我和他来往非常频繁。尤其是他的副官长宋良仲，是我每周必定要看的病人。冯玉祥本人提倡节俭，禁止贪污，鼓励为政廉明，不过宋良仲却财路很广，大量购置房屋和其他产业，并娶了很多侧室。对于这些，冯玉祥表现得很坦然，好像丝毫不知道情况一样。

宋良仲的二太太人称“宋二太太”，是苏州名妓。有一次，她跟宋良仲打了一天一夜的麻将。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知道了这件事，立刻告诉了冯玉祥。冯玉祥随后以“纳妓”和“滥赌”两点为罪名，狠狠打了宋良仲几十军棍。此事过后，是我为宋良仲治疗伤口的。

不过奇怪的是，没过几天，冯玉祥突然下令，升任宋良仲为署经理处长。这是个肥缺，因此宋良仲所得的收入，比以往还要多。从此，西北军中那些贪图官位和利益的人，很多都盼着被打军棍。

宋二太太有两个结拜姐妹：一个是丁春膏夫人，也就是丁宝楨官

保^①的曾孙媳妇；另一个是前四川督军陈宦的小老婆，也是民国初期北京韩家潭“花王”之一，有很大名气的“魏三姑娘”。她们的经历，曾被曾朴写进《孽海花》当中，可见当时的名头之响。

这三位夫人都是我的病人，每次来都会告诉我一些秘闻。那次冯玉祥下令打宋良仲军棍时，宋二太太曾经请魏三姑娘求陈宦为宋良仲求情，以免去责罚。陈宦非常生气，说道：“你们这都是妇人之见，不知道冯玉祥是什么样的人。假如我为宋良仲求情的话，冯玉祥必定加倍责罚他，以显示自己不为人所动。冯玉祥以不近人情为荣，洪宪时期，我在四川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了。”原来，当初陈宦奉袁世凯的命令去四川做督军，冯玉祥是他属下的一名旅长。而最终逼迫陈宦匆忙离开四川的人，也是冯玉祥。

我家祖上，世代以武士道精神自律，与那些背信弃义、卖友求荣的人在一起，会让我们感到耻辱。因此，冯玉祥虽然对我很有礼貌，看上去非常亲热，但是我并不把他当作朋友。

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是教会里的人，不化妆打扮，戴着副眼镜，再加上将头发束在脑袋后面，越发让人觉得严肃高傲。她经常将雕刻着十字架的文房四宝赠送给朋友，上面写着“光被四表”四个字，也曾经赠送过我两三次。冯玉祥的爱将张之江也开始效仿这种做法，而且他所赠送的墨盒、笔架，比李德全送的还要大、还要多。据说，张之江对宗教的虔诚态度，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他奉命在廊坊杀死徐树铮之后，祈祷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每句话都要提到“耶稣”。

张树声将军被张之江视为左膀右臂，他在教会里辈分非常高。而此人为人做作，嘴里面都是“耶稣”，和冯玉祥、李德全一样，没有一点豪放的气概，这也让人觉得很奇怪。有人说这是张树声在西北军

^① 明清时给大臣加封的荣誉官职或者大臣死后追加的官职，通称为官衔，后来称为官保。

中保全自己的方法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也不能伴随冯玉祥左右，成为教会中的元老——冯玉祥早就杀了他了。

为了讨好冯玉祥，张树声每次收“徒弟”时，都要让“徒弟”同时接受洗礼。因此，冯玉祥和李德全始终对他非常宠信。到后来他获得的宠信，甚至远远超过了张之江所能得到的。

不管白天黑夜，张树声都喜欢戴一副墨镜，以增加神秘的感觉。他讲话的速度非常慢，讲话的时候拿腔拿调，和京剧中的道白非常相似。他曾经因为哮喘病来我这里就诊，还两次奉冯玉祥的命令，邀请我到冯玉祥在京城郊外的住处去吃顿便饭。他这样说：“矢大夫啊，咱冯老先生——又要请您去吃一顿——白菜豆腐加馒头啦——”

在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态度十分严肃，但是语气却很轻佻，很像是真话，又很像是在讽刺，让人难以琢磨。

陈宦至死不剪辫子

何遂是孙岳的爱将，也是北洋系鄂派巨头陈元伯的妹夫。陈元伯认识我时，已经成为居士很长时间了，整天穿着朴素的衣服和鞋子，手里拿着念珠，只是喝酒仍然很豪放。喝醉之后就撸起袖子来，挥舞着胳膊，大谈他在民初和洪宪时期的那些趣事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边喝酒边谈论各地的大人物，陈元伯感慨道：“袁世凯、冯玉祥、张作霖，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不同类型的人，但实际上都是属于那种不走正道的枭雄类型。这三个人都是以军事起家的，而最后从了政。只是袁世凯善于练兵，善于用兵，但是不善于养兵。冯玉祥善于练兵，但是不善于用兵。张作霖善于保存实力，也是不善于用兵。”

陈元伯很擅长作诗和写文章，晚年精通算卦和相术，只是很少谈起。对别人进行评价，也有很独到的见解。他曾经说：“洪宪的失败，固然是因为大势所趋，然而袁世凯在处置问题上的错误，也是重要原

因。其中最明显的错误，就是让陈宦到四川去督军。陈宦是那种专门出坏主意的人物，民国时期那些善于在幕后出谋划策、玩弄手段的人，能与他相提并论的，只有徐树铮一个。陈宦的短处就是不能做统帅，一旦成为地方大员，就露出破绽，失了方寸。”

陈元伯最看不惯陈宦的地方，就是在袁世凯称帝事件过后，陈宦在北京东四隐居，留了一条辫子来自娱自乐，一副清朝遗老的样子，好像非常想让世人相信他背离袁世凯，是因为他还怀念着清王朝。世上了解他的人很少，而认识他的人都对他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。

一天晚上，陈宦的原配夫人突然得了急性胃炎，要我前去诊治。出来招待我的人，除了陈宦的侄子以外，就只有我熟悉的病人魏三姑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从厅堂走过，一句话不说，一条辫子垂在身后，众人都恭恭敬敬地站着，向他敬礼。魏三姑娘用手指着他的背影说：“这就是陈将军。”

我到那时才相信，陈宦果然留着辫子，只是没有张勋的辫子出名罢了。

何遂文武双全

我在前面提到过何遂，他的那些事迹，值得讲述的有很多。何遂为人豪迈，很有才华，而且在小事情上很看得开，因此在朋友和同僚中得了一个“何三乱子”的称号。当初他籍籍无名的时候，得到了大舅子陈元伯的很大帮助，升官的速度非常快。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时候，他曾经奉北洋政府的命令，到欧洲去观战，大大拓展了视野，脑子里有了很多新思想。回国之后，他的言行举止有很多让人惊讶的地方。只有孙岳非常器重他，并且常常调侃地称他为“狂人大兵”。

何遂对西北军中的人很看不惯，经常对我说：“冯玉祥有招纳贤才的想法，但是没有招纳贤才的气魄和方法。所以冯玉祥手下的那些文武官僚，有一多半，不是像冯玉祥那样虚伪的人，就是一些只会阿谀奉承的人。那些稍微有些志向的人，一旦实力增长之后，就立刻离开他了。”

何遂精通日文，也会德语，在诗词和绘画方面很有造诣，而且擅